

都铎疑云

A MATTHEW SHARDLAKE
TUDOR MYST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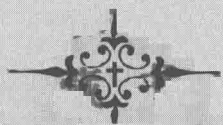
卷二 希腊暗火

[英] C.J. 桑森 著
曹茜、曾真 译

DARK FIRE

Dark Fire
by C.J. Sansom

都铎
七知
卷二
希腊暗火



【英】C.J.桑森 著
曹茜、曾真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ark Fire

Copyright © 2005 by C. J. Sansom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eene & Heato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5)第14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铎疑云(卷二)/(英)C.J.桑森著;曹茜,曾真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Dark Fire(The Shardlake Series)

ISBN 978-7-229-11757-3

I. ①都… II. ①C… ②曹… ③曾…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425号

都铎疑云(卷二)

DUDUO YIYUN (JUAN ER)

[英]C. J. 桑森 著 曹茜 曾真 译

责任编辑:邹禾 龚颖淳 方媛

装帧设计:OCEAN

责任校对:杨婧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订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8.5 字数:480千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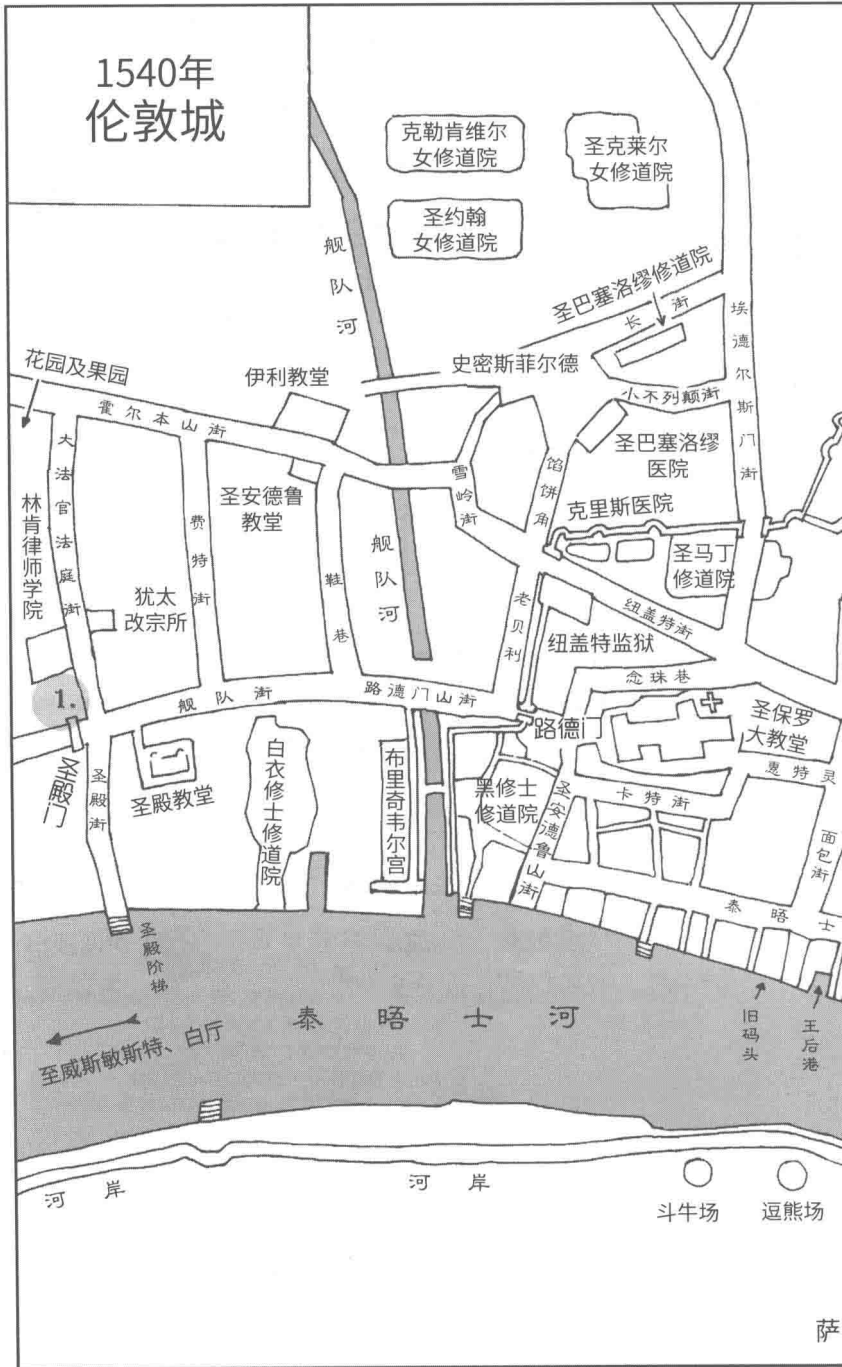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9-11757-3

定价:76.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540年 伦敦城



克勒肯维尔
女修道院

圣克莱尔
女修道院

圣约翰
女修道院

圣巴塞洛缪修道院

花园及果园

伊利教堂

史密斯菲尔德

霍尔本山街

林肯
律师学院

圣安德鲁
教堂

圣巴塞洛缪
医院

克里斯医院

圣马丁
修道院

犹太
改宗所

鞋
巷

老
贝利

纽盖特
监狱

念珠巷

舰队街

路德门山街

路德

圣保罗
大教堂

圣殿
门

圣殿街

圣殿教堂

白衣修士
修道院

布里奇
韦尔宫

黑修士
修道院

圣
安妮

卡特街

曼特灵

圣殿
阶梯

至威斯敏斯特、白厅

泰晤士河

旧
码头

王后
港

河岸

河岸

斗牛场

逗熊场

1. 夏雷克宅邸
2. 格里斯特伍德家
3. 布里克纳普不动产
4. 温特沃斯家
5. “玻璃屋”
6. 莱顿铸造厂



第一章

天光初放之际，我离开了位于大法官法庭街的家，以市议会代理律师的身份前往同业公会大厦商讨一件案子。这件棘手的案子像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但当我骑马走过静悄悄的舰队街时，早晨清新的空气还是让我感到一丝振奋。五月末的天气十分炎热，虽然时间还早，火球般的太阳已经悬挂在碧蓝的天空中了，我的黑色律师袍下只穿着一件轻薄的背心。老马“大法官法庭”慢悠悠地往前踏步，看到街道两旁枝叶葱茏的绿树，我不禁再一次想起自己的愿望来：退出律师行业，远离伦敦城喧闹的人群。两年后我就满四十岁了，到了那个年纪，人将开始步入老年。如果业务红火，也许那时我能攒下足够的钱，实现这个愿望。我经过舰队大桥，桥上伫立着两位古代国王歌革与玛各^①的雕像。一过大桥，伦敦墙就隐约在望了，我打起精神，朝臭气熏天、纷杂喧嚣的伦敦城进发。

到了同业公会大厦，我立刻和伦敦市长霍利埃斯以及市议会的高级律师见了面。市议会曾经以《不法妨害排除令状》^②为依据，要求对一个收购了被解散修道院的土地投机者排除妨害。让我感到惭愧的是，这名投机者竟然是林肯律师学院的出庭律师，算是我的同行。他名叫布里克纳普，是个虚伪贪婪的无赖。今年春天，英国最后一座修道院被解散，投机者们为了争夺修道院地产用尽手段。布里克纳普买下了伦敦的一座小型男子修

① 先知预言中人类反基督的领袖，同时也是伦敦城的守护神。

② 《不法妨害排除令状》是针对因被告土地上的侵权行为，妨害到原告所占有土地这一类情况的法律条令。

道院，但他并没有拆毁教堂，而是把这座建筑物改造成了一所公寓，公寓里乌烟瘴气，脏乱不堪。他还为房客们挖了一个公共粪坑，结果这粪坑是豆腐渣工程，粪坑里的屎尿直接漏进隔壁归市议会所有的公寓的地下室里，害得里面的房客苦不堪言。

市议会命令布里克纳普改建粪坑，可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却向王座法庭提起诉讼，宣称修道院不受市议会管辖，因而市议会无权要求他做任何事。案子一周后就要进行审理。我对市长说出了我个人的看法：布里克纳普赢得官司的概率很小。此人原本是个胆大包天的无赖，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当上了律师。我很了解这种人，他们一向刚愎自用，宁愿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毫无把握的争执上，也不愿意像个文明人一样承认自己有错，然后好好地采取补救措施。



我打算沿着来时的路，穿过齐普塞街往回走。行至莱德巷和伍德街交会处时，我看到一辆装满铅块和瓦片的货车翻倒在伍德街上，将小街堵住了。车上的东西显然来自已经成为废墟的圣巴塞洛缪修道院，一堆长满青苔的瓦片散落出来，铺满了街面。这辆货车很大，拉车的是两匹雄骏的夏尔马，其中一匹被马夫解开马套站了起来，另一匹却侧躺在车辕之间无法脱身。它巨大的马蹄胡乱蹬踢，将瓦片踏得粉碎，扬起片片灰尘。可它越是用力，越是站不起来，几番挣扎之下，它发出惊恐的嘶叫，眼珠直朝着围观的人群转动。我听到一个人说有不少货车为此堵在后面，就快堵到跛子门了。

近来伦敦城里多的是这样的场面，随着许多老建筑被推倒，城中到处瓦砾成堆，大量土地被空了出来。虽然伦敦人满为患，那些指使手下推倒老建筑的朝臣和贪婪的投机者们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土地。

我调转“大法官法庭”的头，穿过迷宫般的小巷，朝齐普塞街走去，

沿途的小巷非常窄，有些地方仅能容纳一人一马通过，低矮的屋檐几乎碰到了我的脑袋。虽然时间还早，巷子两旁的作坊已经开了门，小巷里挤满了人，这些人中既有学徒期满的新手工匠、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有驮着圆锥形大木桶的背水人。伦敦这个月很少下雨，家家户户的水桶都差不多见底了，所以背水人的生意很好。拥挤的人流减缓了我赶路的速度，我骑在马上，想象着即将到来的那场会面，心里直犯愁：说句实在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人，而且依着这样的速度，我铁定会迟到。

现在天气炎热，阴沟里浓烈的臭气直冲上来，熏得我皱起鼻子。一头猪在阴沟里拱来拱去，鼻子上沾满了黄黄绿绿的垃圾，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它拱了一阵就失去了兴趣，哼哼唧唧地从“大法官法庭”身旁蹭过去，把它挤到一旁。我气得破口大骂，两个身穿蓝色紧身背心的学徒听到我的叫骂声回过头来，他俩面目浮肿，应该是刚从彻夜的狂欢中归来的。其中一个矮矮胖胖、长相粗犷的小伙子朝我咧嘴一笑，极尽轻蔑之态。我咬紧嘴唇，驱使“大法官法庭”往前走。我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一个脸色苍白的驼背律师，黑衣黑帽，别人的腰间或许会佩挂长剑，但我只别着一只笔袋，挂着一把匕首。

终于走到齐普塞街宽阔平坦的路面上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齐普塞市场的摊位四周人头攒动，在颜色鲜艳的遮阳篷下，小贩们争相呼喊着“你需要什么？”或是和戴白头巾的主妇们讨价还价。偶尔也有富家太太带了几个贴身侍从在市场里闲逛，她脸上戴着面纱，以免烈日晒黑白皙的肌肤。

经过宏伟的圣保罗教堂时，我听到一个卖报小贩在高声叫卖。那是一个面容消瘦的年轻小伙，身穿一件脏污的黑背心，腋下夹着一叠小报。他朝人群咆哮着：“沃尔布鲁克那个杀害小孩儿的女凶犯被抓进纽盖特监狱了！”我勒住马缰，弯腰递给他一法新。他舔了舔手指头，揭下一张小报递给我，然后继续朝人群叫卖着：“这可是今年最恐怖的案件！”

我在圣保罗教堂投下的巨大阴影里阅读这张小报。教堂周围和往常一样坐满了乞丐——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大人小孩倚靠在墙根下，展露出身上的疥疮和残疾，希望获得路人的施舍。我别过脸避开他们祈求的目光，集中精力去看报上的内容。纸上有一幅木版画，描绘着一张女人的面孔——说这女人是谁都行，因为画质实在太粗糙了，就是一张线条潦草的脸上顶着一头乱发。图画下面有两行字：

沃尔布鲁克发生惊天罪案

男童被心怀嫉妒的堂姐残忍杀害

这个月十六号是星期六，当天晚上，在绸布商人同业公会会员埃德温·温特沃斯爵士位于沃尔布鲁克的豪宅里，他的宝贝儿子，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被发现倒卧在花园里的一口井中，脖子折断了。埃德温爵士有两个漂亮女儿，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她们告诉父亲自己的弟弟是被她们的堂姐伊丽莎白·温特沃斯推进深井里的。伊丽莎白本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埃德温爵士出于好心收留了她，把她带回家中。事发之后，这个姑娘被关进了纽盖特监狱，本月二十九号就要上法庭接受最终审判。如果她不肯在法官面前服法，就很有可能遭受重石压迫的处罚；而如果认了罪，下一个绞刑日一到，她便会被送上泰伯恩刑场。

这份纸张廉价的小报印刷得很粗劣，我才拿了一会儿，指尖就沾上了黑色的油墨。我把小报塞进衣袋里，策马朝主祷文街赶去。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秘密了，随着这些价格低廉的小报在城里流传，杀人事件一定会闹得尽人皆知，势必又将引起一场轰动。不管这姑娘有罪无罪，在如今的情势下，她怎么可能得到伦敦陪审团的公正审判？印刷技术的传播给我们带来了英文版《圣经》，就在一年前，每个教堂都奉命配备了一本；可它也带来了这样的小报，既为背街陋巷的印刷作坊引来了财源，也在无形中

引导着舆论，但凡上了这种小报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刽子手手下的亡魂。古人说得对，这世上的一切，无一不受到腐化堕落的侵蚀。

走回家门前已将近正午了。日上中天，我解下帽带，发现下巴底下有一线黏湿的汗水。在我下马的时候，我的管家琼替我开了门，圆鼓鼓的脸上挂满忧色。

“他来了，”她小声说着，朝身后瞥了一眼，“就是那个姑娘的叔叔……”

“我知道了。”约瑟夫一定是骑马穿过伦敦城赶到这里的，说不定他也看到了那种小报。

“他的情绪如何？”

“挺忧郁的，先生。他现在在客厅里。我给他端了一杯淡啤酒。”

“谢谢你。”我把缰绳递给西蒙，这个男孩儿是琼新近雇来帮助她干家务的，他身材纤细，发色金黄，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鬼。他牵起马缰，蹦蹦跳跳地往前跑。“大法官法庭”对他还不熟悉，四蹄刨着地面的碎石不肯向前，差一点儿踩到了他的一只光脚。西蒙安抚了它几句，匆匆忙忙地朝我鞠了一躬，把马牵到马棚里去了。

我说：“那孩子应该穿双鞋子。”

琼摇了摇头。“他是不会穿的，先生。他说鞋子会磨破他的脚。我早就对他说过，在一个绅士家里应该穿鞋。”

“那你告诉他，只要他能坚持穿一个星期的鞋，我就给他六便士。”说完我深吸了一口气，“好了，我必须去见见约瑟夫。”



约瑟夫·温特沃斯是个五十出头的老人，身材有点儿发福，面颊红润。他今天穿上了他最好的淡棕色背心。这衣服看来让他很不舒服，因为料子是羊毛的，现在天气这么热，穿这种衣服已经不合适了，所以他这会

儿虽然正襟危坐，脸上却是汗出如浆。看他的外表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是个勤劳的小农场主，在埃塞克斯拥有几块贫瘠的土地。约瑟夫的两个弟弟都在伦敦发了家，但是他一直留在农场。两年前一个大地主想要强行买下他的土地用来养羊，我替他打赢了那场官司。我很喜欢这个朴实的老头，但是几天之前，当我收到他的来信时，我的心还是禁不住往下一沉。说句真心话，我很想坦率地回复他我无能为力，可他写信的口吻是那么绝望无助，让我不忍心拒绝。

一看到我，他顿时面露喜色，快步走上前来，急切地握住我的手。“夏雷克先生！你好，你好。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

“我收到了。你现在是不是在伦敦暂住？”

“我住在王后港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他说，“因为我护着侄女，所以我弟弟不许我住在他家。”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绝望。“先生，你一定要帮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救救伊丽莎白。”

我决心单刀直入，不再和他绕弯子。我从衣袋里拿出小报递给他。

“约瑟夫，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看过。”他抬手抓了抓卷曲的黑发，“可那些人凭什么这么说？既然法庭还没判定她有罪，怎么能一口咬定她杀了人？”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这么想。”

他从衣袋里抽出一方精致的绣花手帕，擦了擦额头。“今天早上我去纽盖特监狱看过伊丽莎白，”他说，“上帝啊，那个地方很可怕。但她还是不肯开口。”他伸手抹了抹圆鼓鼓的脸颊，脸颊上的胡楂刮得很不干净。“她为什么不开口，为什么？这是拯救她自己的唯一希望。”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知道答案似的。我抬起一只手。

“好了，约瑟夫，你先坐下。我们从开头说起。眼下我只知道你在信里说的那些，内容比这张不入流的小报多不了多少。”

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一脸歉意地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擅长写

东西。”

“你的某个弟弟就是那名死去男孩儿的爸爸……我没说错吧？而另一个弟弟是伊丽莎白的爸爸？”

约瑟夫点了点头，我看得出他在努力让自己恢复冷静。

“我弟弟彼得是伊丽莎白的爸爸。他少年时来到伦敦，从一个染坊的学徒做起，开始慢慢发迹。他的印染生意做得还算不错，但自从法国对英国实施禁运之后……唉，这几年生意一落千丈。”

我点了点头。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后，法国开始禁止对英国出口明矾，而明矾是印染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听说现在就连国王都只能穿黑色长筒袜了。

“彼得的太太两年前去世了。”约瑟夫继续说，“去年秋天，彼得也得痢疾死了，余下的家产只够办他的葬礼，什么也没给伊丽莎白留下。”

“她是他们夫妇唯一的孩子？”

“是的。她原本想到乡下和我一起生活，但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她还是跟着埃德温好一些。我毕竟是个一辈子没结婚的孤老头，而他家财万贯，还有骑士身份。”他的话音里掺进一丝苦涩。

“小报上说他是个绸布商人，这是真的吗？”

约瑟夫点了点头。“埃德温很有经济头脑。他当年跟着彼得来到伦敦，直接干了绸布贸易这一行。他知道去哪里卖布可以赚取最大的利润。如今他非常富有，还在沃尔布鲁克买下了一座豪宅。说句公道话，埃德温不是个有了钱就忘本的人，当初是他自告奋勇要收养伊丽莎白的，在那之前他已经把我们的妈妈接到了他家……十年前她患了天花，病好之后就失明了，于是埃德温让她搬出了农场。他一直是她最喜欢的儿子。”他抬起头看着我，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意，“埃德温的太太五年前去世了，从那以后，他家的家务就由我妈妈管理，虽然她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眼睛看不见，但是治家很严。”

“这么说埃德温也是个鳏夫？”

“没错。他带着三个孩子生活。萨宾，艾维斯，还有……还有拉尔夫。”

“小报上说两个女孩儿都十五六岁了，比男孩儿要大。”

约瑟夫点了下头。“是啊。她们长得很漂亮，满头金发，皮肤柔滑，就像她们的妈妈。”他凄然一笑，“她们整天谈论伦敦的流行时尚啦，和布商公会里的年轻男人们跳舞啦，总之都是些小姑娘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上星期没有发生那样的事，她们也许会一直快乐下去。”

“那个男孩儿呢？拉尔夫？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约瑟夫又开始揉搓手帕。“他是他爸爸的心肝宝贝。埃德温一直想要个男孩儿继承他的家业，在生下萨宾之前，他太太玛丽曾经生养过三个男孩儿，但都没等出摇篮就夭折了。她在生下两个女儿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顺利成活了。可怜的埃德温现在伤心欲绝，也许他太娇惯这个孩子了……”他突然停住了话头。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得不说拉尔夫很淘气。从小调皮捣蛋，喜欢捉弄人。他可怜的妈妈从来管不住他。”约瑟夫咬了咬嘴唇，“可他也是我们的开心果，我去年给他买了一套西洋棋，他爱不释手，很快就学会了怎么下，还下赢了我。”从他悲伤的笑容里，我能感觉得到和家人决裂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孤独感。他扛下这一切并不容易。我低声问：“你是怎么得知拉尔夫的死讯的？”

“埃德温给我写了一封信，一个信使快马加鞭，事发第二天就把信送到了我手上。他要我来伦敦参加验尸。按照规矩，他必须亲自检视拉尔夫的遗体，可要是让他一个人去看，他会受不了的。”

“所以你就到伦敦来了，什么时候到的，一个星期以前吗？”

“不错。我和他一起去认了尸。那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苦命的拉尔夫

夫穿着他的小背心躺在一张脏兮兮的长桌上，小脸是那么苍白。可怜的埃德温泣不成声，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哭过。他靠在我的肩头，流着眼泪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个邪恶的女巫。”说了一遍又一遍。”

“邪恶的女巫指的就是伊丽莎白。”

约瑟夫点点头。“之后我们到验尸官法院听取了验尸官的证词。没过多久就听完了，时间短得让我有点儿吃惊。”

我点了点头。“是啊，格林卫做事一向麻利。指证伊丽莎白的人是谁？”

“首要证人是萨宾和艾维斯。看到她们姐妹俩安安静静地站在证人席上，我有种古怪的感觉：我觉得她们被吓坏了，可怜的姑娘们。她们说事发那天下午她们一起在屋子里织挂毯。花园的围墙边有一棵树，伊丽莎白就坐在那棵树下看书，她们可以透过客厅的窗户看到她。过了一会儿，她们看到拉尔夫跑到伊丽莎白跟前，开始和她说话。之后她们听到一声尖叫和咚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到井里去了。她们抬起头来，发现拉尔夫离开了。”

“离开了？”

“应该说不见了。她们立刻跑到屋外。伊丽莎白站在井边，脸上的表情十分愤怒。她们不敢靠近她，但是萨宾问过她发生了什么事，伊丽莎白没有回答。而且，先生，从那以后她就不说话了。萨宾说她们朝井里看过，可是那口井太深了，她们看不到底。”

“这口井还在使用吗？”

“没有，沃尔布鲁克的地下水已经被下水道污水污染很多年了。埃德温找管道工修了一根管子，直接把干净的地下水引进了宅子里，那时他刚买下宅子没多久。我记得是国王迎娶安妮·波琳那年的事。”

“这项工程一定造价不菲吧。”

“埃德温很富有。可他们早该给那口井加上盖子。”他说着摇了摇头，

“他们应该盖上它。”

我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男孩儿在黑暗中不断坠落的画面，尖叫声在潮湿的砖壁间回响。虽然天气很热，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姑娘们说没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艾维斯赶紧跑去找管家尼德勒。他用一根绳子爬到了井下。拉尔夫就躺在井底，脖子折断了，可怜的小身子还是热的。尼德勒把他背了出来。”

“这个管家在审讯时作证了吗？”

“啊，是，戴维·尼德勒那天也去了。”约瑟夫皱起眉头。我敏锐地觉察到他的不快：“你不喜欢他？”

“他这人很没礼貌。我从乡下到我弟弟家串门的时候，他常常用轻蔑的眼神看我。”

“这么说来，根据他们的证言，两个女孩儿都没有亲眼看到发生的事？”

“没有，她们是听到叫声才抬头的。伊丽莎白经常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她……怎么说呢，她和家里其他人的关系……不大好。她似乎特别讨厌拉尔夫。”

“我明白了。”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伊丽莎白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靠在椅背上，把皱巴巴的手帕搁在膝头。“她在某些方面很像拉尔夫。他们都继承了我们温特沃斯家的样貌特征，长着黑头发，绿眼睛。可她又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姑娘。她早逝的父母生前对她非常溺爱，因为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这孩子胆子挺大，常常语出惊人，简直不像个姑娘家，而且她喜欢读男人读的书。不过她的维金纳琴弹得好，也很喜欢刺绣。她年纪还小，先生，年纪还小。而且她生性善良……她经常救助街上的流浪猫狗。”

“我明白了。”

“可是彼得死后她就变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也难怪，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家里的房子也被卖了。先生，从此以后她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熟悉的那个热情、健谈的姑娘不见了。彼得下葬之后，当我告诉她为了她能有更好的前途，她最好去埃德温家生活，而不是跟我回乡下的时候，她用一种让我永生难忘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愤怒。然后她转身就走了，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回忆让他陷入痛苦之中，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闪烁。他眨了眨眼睛，忍住了泪水。

“她搬到埃德温家之后，过得并不好？”

“的确不好。她爸爸去世后，到我弟弟家去过几次。我放心不下她。每次去他家，埃德温和我妈妈都说伊丽莎白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古怪。”

“怎么个孤僻古怪法？”

“不肯和家里人说话，天天呆在自己房里，有时候连饭也不吃，更别说好地穿衣打扮了。要是有人打算责备她，她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就发狂尖叫，让所有人离她远一点儿。”

“这么说她和她三个堂弟妹的关系都很恶劣喽？”

“我想萨宾和艾维斯是被她弄糊涂了。她们对验尸官说她们曾经试图用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引起她的兴趣，但伊丽莎白只是叫她们走开。她今年十八岁，比她俩稍大一些，但她们都是年纪相仿的小姑娘，应该能玩到一块儿才对。而且她们的社交圈子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比的，能教给伊丽莎白很多东西。”他又咬起嘴唇来，“我希望她能进步，将来有个好前程。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会认为她非常讨厌拉尔夫？”

“这件事我尤其想不通。埃德温告诉我，最近只要拉尔夫一靠近，伊丽莎白就用一种憎恶的眼神看着他，那眼神看了简直叫人害怕。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亲眼见过一次。当时我正和我弟弟一家吃饭，家里人都在，这

顿饭吃得很不容易。我们吃的是牛排，我弟弟很喜欢这道菜，他很少特别爱吃什么，那天晚上是个例外。但我看得出伊丽莎白并不喜欢——她摆弄着面前的食物，就是不吃。我妈妈说了她几句，不过她没有吭声。之后拉尔夫好声好气地问她喜不喜欢这牛排，没想到她突然脸色煞白，丢下刀叉就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怀疑……”

“但说无妨。”

他压低声音说：“我怀疑她精神出了问题。”

“据你所知，伊丽莎白真的没有理由憎恨这家人？”

“没有。埃德温对她的举动大惑不解，自从她进了他家的门，他就被她弄得糊里糊涂的。”

我很想知道埃德温爵士家中后来发生了什么，虽然约瑟夫看起来知无不言，但他会不会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家丑不可外扬，有事瞒着我也不奇怪。只听他继续说：“他们找到尸体之后，戴维·尼德勒立刻把伊丽莎白锁在了她自己的房间里，到同业公会大厦给埃德温报信。埃德温骑马赶回家中，尽管百般询问，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肯说，他只好叫来了巡官。”他两手一摊，“他还能怎么做呢？他担心要是再这么下去，他女儿和我们的老母亲恐怕都会出事。”

“那在审讯的时候呢？伊丽莎白说话了吗？难道她一句话也没说？”

“没有。验尸官告诉她，现在她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但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被告席上，用一种冷漠、空洞的眼神盯着他。她的反应惹恼了验尸官和陪审团。”约瑟夫叹了口气，“陪审团裁定拉尔夫是被伊丽莎白·温特沃斯所杀，验尸官下令把她送进纽盖特监狱，审判时她将面临谋杀指控。因为她藐视法庭，他还要求把她关进监狱的地牢里以示惩罚。在那之后……”

“之后怎么样？”

“之后伊丽莎白转过头来看着我。只看了一秒钟。她的眼神充满了痛